

CLASSES

世界另类文学龙虎榜


MUCKRAKING

WORLD

L I T E R A T U R E

掷出七点





擲 出 七 点

[美] 史密斯·宴
林建伟 译

远方出版社



第一章

7月30日

艾迪·麦卡尔听到妻子呜呜的叫声，像嘴巴被捂住了一样。

他迷迷糊糊地醒了，躺在温暖而又平稳的大床上，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屋里一片漆黑。太阳穴还在隐隐作痛，“晚饭时酒喝得太多了”，他心里想着。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台收音机，上面带着电子表，只有上面的数字发出淡蓝色的光，告诉麦卡尔现在是早上3点57分。

昨天晚上睡觉前，他还在收听人物访谈节目，节目里纽约州议员们正在辩论赌博合法化是否可行。现在收音机里还在聊这事，音量不大。这时，麦卡尔再次听到了妻子压抑的呜咽声。他感觉到她在剧烈地挣扎，像是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似的。

麦卡尔问，“萨莉，亲爱的，你怎么……”

话还没说完，一支357型史密斯韦森手枪就插进了嘴里，把他右边的门牙撞成了碎片。他只觉得一阵巨痛，像是一根滚烫的细针插进了脑袋。妻子躺在旁边，惊恐地发出呜呜的声音。麦卡尔看到两只白眼正透过黑面具上两个小洞冷冷地盯着他，眨都不眨一下。4寸长的钢制枪管冷冰冰地直抵喉咙，让麦卡尔感到一阵阵恶心。他用鼻子使劲吸了口气，却发现只有一个鼻孔管用。贴着枪管，他感觉到自己的脉搏在跳动，能嗅到持枪者黑手套上的皮革味。“只有杀手才会在7月里戴手套”。他心想。

他所住的公寓楼位于曼哈顿市区的西部，离哈德逊河岸只有半个街区的距离。透过窗户，麦卡尔可以听到稀疏的车辆声。夜幕下，只有黝黑的河水不知疲倦地涌向港口。偶尔传来几声浮标



擀 出 七 点

的叮当碰撞声，夹杂着渡船的汽笛声及船坞上的狗吠声。又一次感到恶心，他把头扭向一边，看了看妻子。只见萨莉可爱的嘴巴被银色的塑胶带封了个严严实实。她眼睛湿湿的，睫毛油混着泪水流到了脸上，看上去像一小块沾满泥巴的墓碑。她左脚裹着一块毛巾，沾满了鲜血，外面包着一个用胶带固定好的塑料袋。

他们对望了一眼，萨莉满脸的恳求，鼻孔里发出愤怒的抗议声，像是一只小狗在呜咽。

萨莉的手腕和脚踝都被胶带绑着。

“面对中国吧，”持枪男子对着艾迪·麦卡尔的耳朵低声说。

持枪者慢慢地把枪从麦卡尔的嘴里抽出来。麦卡尔一个转身，右手向入侵者猛击过去。只可惜没打中。接着他就感到一磅重的枪砸在右眼眶上。温热的血立刻顺着脸庞流了下来。眼前金星乱冒，他差点就晕了过去，但还是努力使自己保持清醒，因为身边还有萨莉。

“再不老实，我可就对你老婆不客气了，”持枪者说道，“让你当面看着。”

他听到一阵金属撞击发出的刺耳声，然后就看到持枪男子手里拿着一把电工绞电线用的老虎钳，一张一合地摆弄着。锋利的钳口在收音机淡蓝色灯光的反射下，闪着寒光。持枪者用老虎钳夹着萨莉的耳垂儿，迅速夹下，只见一大滴鲜红的血就滴了下来，落在白色的床单上。

“别，求你了，”麦卡尔恳求道，他眼睛血淋淋的染红了白色的枕套。“不要伤害她，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我把我的信用卡给你，里面有 658 美元，密码是 8267。我的电脑还值 800 块，我妻子的珠宝也值两百块。求求你，别伤害她，别伤害我们。”

“别求我，”持枪者说，“只有狗才乞求。”

持枪者让麦卡尔翻过身趴在床上。他照着做了。持枪者把麦

擀出七点

卡尔的胳膊绑在后面，戴上手铐。麦卡尔感觉到手铐紧勒着手腕，夹痛了皮肤。他抬起头，枪匪就势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巴。麦卡尔头落在枕头上，凝视着萨莉。他用那只没受伤的眼睛向萨莉眨了眨，希望她明白意思就是“我爱你”。她的身体因惊恐而不住地抖动。

麦卡尔继续凝视着妻子，只想好好看她一眼，因为他知道这可能是他们活在世上的最后几分钟了。他听到那个持枪者穿过公寓，开了门，拖着什么东西进了房间，发出嘈杂、空洞的金属摩擦声。

“躺下了，”持枪者俯在麦卡尔耳边说道，“你的脚会感觉到夹了一下，然后就会觉得麻木。这是奴弗卡因，止痛的。你妻子刚才就没感觉怎么疼。”

随后，麦卡尔只觉得一根针扎进了脚里，一阵刺痛，随后就很快转为麻木。持枪者看了看表，像是在计算时间。随着时间越来越远，麦卡尔就觉得脚越来越麻木，渐渐地似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过了1分钟，持枪者说，“剪一下就好了。”

艾迪·麦卡尔看到他又掏出了钳子，随后左脚就感到一阵令人不舒服的压力。并不很疼，却令人觉得屈辱。

麦卡尔看着持枪者用毛巾将他血淋淋的脚包裹起来，在外面套上一个塑料袋，用胶带固定。

“好了，完事了，”他说道。

麦卡尔惊恐地看到，持枪者已经像个切肉的屠夫似地，整齐齐地切下了他第二个脚趾，血淋淋的床单上还有一些碎片。只见他把麦卡尔的脚趾放在一个密封的塑料袋里，里面还装着只小一点儿的脚趾，修剪整齐，指甲上还涂着红指甲，他认出那是妻子的。



掉 出 七 点

“如果这是一起绑架案，脚趾就会被送给什么人以索取赎金，那我们就死定了。”他心想。麦卡尔想不起来认识什么人能付得起赎金。他只有一个妹妹，而她根本就没钱；萨莉的家人也都过世了。

持枪者拉开书桌旁的一把椅子，把麦卡尔从床上扶起来，让他踩着椅子，爬进一个四轮的垃圾车里。正是那个中国房东在公寓里收垃圾时用的车。这是“帝国园”最后一幢有人住的公寓楼。过去几年中，周围的居民相继迁走，一到夜晚，街上就冷冷清清。

麦卡尔照着他指示的做。拖着流血、麻木的脚蹒跚向前走，几乎是栽进了垃圾车里。

然后持枪者又轻轻把萨莉从床上扶起来，让她也进入了垃圾车里，靠着麦卡尔的膝部。“很好”，持枪者说道。萨莉看了看艾迪，把头埋在他的左肩上哭泣起来。睫毛油顺着眼泪流下来，弄脏了他的白T恤衫，耳朵上还淌着血。

持枪者打开床头的小柜子，拿出一个大花图案的盖被，盖在麦卡尔夫妇的身上，然后推着他们出了公寓。而没有锁上门，半开着。

他用扫帚把小电梯的门拨开，把垃圾车推了进去。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电梯一直下到了地下室。陈旧的水泥系着二战前的老电梯井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地下室潮湿阴冷，空气中散发着一股霉味，还混合着猫、蟑螂及动物粪便的气味。持枪者推着小车出了地下室，来到后门。这里有一个小过道，房东常平时就是从这里将公寓楼的垃圾运出去。麦卡尔可以听到母猫在地下室爬来爬去，3个星期大的小猫在“喵喵”叫。萨莉每天都把剩余的饭菜拿来喂母猫，她还为这两只猫找了人家，这星期她就准备把母猫抱回自己家养。经过这两只猫时，黑暗中，麦卡尔感觉到亲

擲 出 七 点

爱的萨莉在盖被底下哭得更厉害了。

憋得难受，麦卡尔想用头把盖被的边儿拨开一点。他受伤的眼睛擦过小车的内壁，留下一道血痕。他用头把萨莉流血的耳垂顶在车箱上，想使她也留下一道将来可能成为证据的痕迹。“我们只能这么做了。”麦卡尔想。

“老实点。”持枪者边说边把盖被揭开一条缝，让他们可以透气。

麦卡尔用他仅有的一只管用的鼻孔深深地吸了口气。这时候持枪者已经推着小车出了后门，顺着水泥斜坡推到了小道上。水泥铺成的小道由于年久失修早已坑坑洼洼，小车推在上面十分颠簸。夹在“帝国园”出租公寓及艾里斯·沃克那破败的仓库之间，小道就像一条世纪久远的，黑漆漆的峡谷。麦卡尔听到了车门打开的声音。他感觉到小车顺着坡道被推进了一辆货车的后舱。持枪者嘴里还在咕哝着什么。他听到货车的门关上了。持枪者喘着粗气爬进了驾驶室，发动了汽车，他们很快就飞奔在曼哈顿西部的街道上。

车很快就停了下来。“只走了一个街区，还不到1分钟时间，”麦卡尔寻思着，“一定是到了码头区。肯定是为了总站的事。这不是一起抢劫，也不是绑架。不是为了公寓，而是为了建立总站；为了几百万，甚至几十亿的钱财。”

麦卡尔听到潮水拍打船坞的声音。这里是港前码头，座落在曼哈顿岛临海的一个角落里，一点也不起眼。货车后门打开了，小车被推了出来，麦卡尔闻到了黑色海水的气味。

“一切顺利，也很容易，”持枪者说道。

小车颠簸着被推过一层木板，最后来到了废弃的码头边。持枪者从麦卡尔夫妇身上拿掉盖被，割断绑着萨莉两腿的胶带，先扶她出来。然后是艾迪。夜空中仍然繁星密布，阵阵海水拍打着



挥出七点

海岸，不远处，世界上最壮观的曼哈顿空中轮廓线在夜色中透出柔和的光。麦卡尔深吸了一口夜的气息，望着黑色的水面。“帝国岛”像一个沉睡的海怪静静地躺在半里之外。麦卡尔意识到这里离家确实还不到一个街区的距离。从这里，他真得可以。他本应正在那里与萨莉一起酣睡，一起迎接另一个明亮的早晨。

而现在麦卡尔和妻子却被这个持枪者带上了一艘 20 英尺长，装有 50 马力引擎的船上。他们很快被带到船舱，持枪者把盖被又盖到他们身上。

“待会儿会很冷的。”持枪者说道。

麦卡尔看着持枪者爬上甲板，听到他解开缆绳，然后就是发动机启动的声音。不过 30 秒的时间船就离岸了。麦卡尔知道他们这是去哪儿了。“帝国岛，”他心里想，“一定是在帝国岛，海岸警卫队调走了，这岛现在已没有人驻守。周围则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城市、港口。这是一座待开发的房地产金矿。市长称之为‘纽约的蒙迪卡罗’，价值连城。也值得人为之拼杀……”

他们在起伏的水面上停了七八分钟，萨莉这时已经不再哭泣，只是呆呆地坐着。当麦卡尔注视着她的眼睛时，她好像没有看见一样。

引擎熄了火，船一起一伏像是处于失重状态，漂泊在太空中。四周一片寂静。然后麦卡尔听到一声闷响，船靠上了一个小码头。他听到持枪者的脚步声在上边甲板上响起。

一分钟后，艾迪和萨莉被带上了位于纽约港口中心的“帝国岛”。他们身后壮观的空中轮廓线闪烁着点点灯火。左边自由女神像手持火把矗立在满天繁星中。一艘斯塔腾岛的渡船停在水面上，像一只巨大的桔红色瓢虫。布鲁克林到昆斯的高速公路上偶尔会驰过一辆汽车，灯光一闪而过。市区的高架桥像是巨大的钳子将整个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远处是新泽西州，在微弱的月

擲 出 七 点

光下显出模糊的景象。

正辩出方位，麦卡尔就听到远处响起重型机械的低鸣声，像是在研磨什么东西。这是一片死寂之中惟一活动的东西。戴面罩的枪客指了指，麦卡尔夫妇只好一瘸一拐地拖着受伤而麻木的脚顺着一条圆石铺成的小路向前走。他们穿过两个碎石和沙子堆成的小丘，来到了一个不断转动的水泥搅拌机前。搅拌机的起重柄大约有40英尺长，反铲则静静地悬在一个10英尺见方的坑上，预示着某种不祥。

水泥搅拌机发出低沉的隆隆声。12立方的砂石及水泥叮叮当当顺着大钢桶的四壁下滑，一辆装卸车载满了50立方的砾石停在离大坑6英尺远的地方。大坑的右上角约有4英尺见方的地方用横木和夹板隔开。2个50加伦的柏油桶就从这里沉进坑里。

看到水泥搅拌机的倾卸槽正对着大坑，麦卡尔知道自己会怎么死了。

持枪者带着他们穿过水泥搅拌机和装卸车来到大坑边。萨莉·麦卡尔看了看搅拌机，大坑，然后又看了看丈夫。他眨了眨眼睛，总共3次，像是在说“我爱你”，然后听到了她的一声尖叫。没想到一个人在蒙着嘴巴的情况下也能发出这样的尖叫，他还以为这声音是从她的头顶发出来的。看着丈夫，萨莉的眼中充满了恐惧。

持枪者催促他们再朝坑边走一走，在黑暗中这个大坑看起来像个无底洞。港口的海风在他们身边打着旋。持枪者慢慢撕下艾迪嘴上的胶带。

“如果你愿意，我也把她的胶带取下来，”持枪者说道，“只要她保证不向我求饶。我讨厌别人乞求。”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艾迪问。

“就是要这么做。”他说。



掷出七点

“是为了公寓对不对？”麦卡尔问，“那个出租公寓。是房东吉米·常派你来的，这样他就可以把房子卖给克朗克了……克朗克是幕后主使……”

“喂，你想和你的妻子吻别吗？”

艾迪·麦卡尔点了点头，“告诉常，我们会搬走的，告诉克朗克我……不，我们会永远守口如瓶。求求你……”

“别乞求，”持枪者举起手指做了一个制止的手势。

麦卡尔知道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他就要死了，和萨莉一起。

就在现在。

没有办法了。

他靠近妻子在她的耳边说了几句。她止不住又哭了起来，但最后还是点了点头。麦卡尔向持枪者使了一个眼色。持枪者取掉萨莉嘴上的胶带。在她尖叫之前，艾迪用吻堵住了她的嘴，也堵住了她最后的恸哭。在他们最后一次亲吻对方的时候，持枪者把他们推进了大坑里。随后猛得一拉砂砾车上的操纵杆。50立方的砂砾顺着卸载槽尽数落到了他们头上。持枪者拉下了水泥搅拌机的操纵杆，12立方的湿水泥倾倒在砂石上，很快淹没了麦卡尔夫妇的喊叫声。他站在一旁，慢慢看着坑里的水泥凝固成一片死寂的灰色沼泽地，只余下4立方英尺的那部分还没有填平。他很快用工具推平了冒泡的表面。夏日的月光照射在潮湿的表面上，反射出冷冷的光。

持枪者关掉水泥搅拌机，走向小船。

第二章

鲍比·艾米特翻着烤架上滋滋作响的2个土耳其肉饼。他答应14岁的女儿麦琪，在他生日那天和她单独呆在一起。他孩子的考试只得了80分，在贵族私立学校中只算得上是平均水平。暑期班的两门课程很快就要终考。一周内，她还要接受学业能力倾向测试。如果麦琪不能在测试中超过同年级的平均水平，至少拿到1300分以上，康妮，也就是鲍比的前妻，威胁说要取消她和鲍比的约定。他们原定在暑期学校结束后，一起去佛罗里达看望鲍比的母亲。

“麦琪，你给比尔·盖茨上电脑课都没问题。”鲍比一边说一边翻着烤架上的土耳其肉饼，“只要你愿意，大口爵了起来。也能学会一些历史上的知识。那么现在学习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麦琪耸了耸肩。

他们正站在“第五修正案”号的甲板上。这艘西尔顿船长42英尺。鲍比就住在这里。船停靠在曼哈顿区第79大街道船坞第99A号码头，和哈得逊河很近。

鲍比没穿上衣，只穿了一条毛边短牛仔裤，脚蹬一双胶底运动鞋。他身高6尺2，体重210磅，有着一块很发达的肌肉。今天早上，他刚做完了500个俯卧撑，500个仰卧起坐，又从西岸一直跑到第二十大街，然后又跑回船坞，整整42分钟，因为锻炼，肌肉一块块地隆起。明天早上，他还要在塞尔斯码头练哑铃，再打上8个回合的沙袋。他的老朋友麦克斯·罗斯，一位《每日新闻》的专栏作家还准备给他上一节攀岩课，以训练肩部



及背部的肌肉。

“耸耸肩可不代表回答问题。”鲍比一边说，一边翻着肉馅饼。

“我的问题是妈妈指望我既能攻克癌症，又能写一首交响乐，在中学毕业的时候还要能和史蒂夫·斯皮尔伯格的儿子之类的人物订婚。”麦琪说道，“可我有自己的计划。”

“好吧。说说你的那个男朋友是谁？”鲍比问。他女儿已经十几岁了，到了怀春年龄，一个男孩子可能会对她生活中的每件事都产生影响——服饰、化妆，所唱的歌，心情的好坏，吃饭的习惯，与父母的关系，特别是学习。鲍比觉得人们在给14岁女孩做“学业能力倾向测试”时，真应该考虑荷尔蒙分泌。

“还不是男朋友，只是一个伙伴。”说这话时麦琪把手插进她那件已褪色的盖普牌牛仔裤口袋里，脚下那双白色的艾尔·马克斯·伊利特牌运动鞋来回蹭着打磨过的甲板。船在柔和的潮水中轻轻荡漾。

“那么，伙伴有多大了？”鲍比边问边把做好的肉饼铲在带有芝麻的小面包上，然后递给麦琪。

“他不叫伙伴，”她笑了，“他叫卡尔。”

“卡尔文……”

“叫卡尔，卡尔文听起来像杂草的名字。卡尔真是很酷。”

“我很高兴卡尔是个很酷的孩子，”说着，鲍比拿起自己的那份肉饼，大嚼了起来。“可是他聪明吗？”

“我可不和傻瓜打交道。他是个读书的天才，是个电脑专家，还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但妈妈不喜欢他，因为他得靠拿奖学金上学。”

“详细说一说。”鲍比往肉饼上抹了点苏打和果酱，接着又咬了一大口。



擀出七点

“他来自昆斯区。他爸爸是个消防队员。但是卡尔却能在我们那个势利的私立预备学校拿奖学金。”

“哦，”鲍比说，“一个蓝领阶层的孩子，却有着金钱买不到的头脑。真能干。”

“你说对了。”麦琪说，“而且他人很有趣。爸爸。他人好，又酷，还很……可爱。我可不需要一个有钱的玩伴。我妈妈拥有全美国第三大化妆品公司。继父的公司是美国第二大的。我想去看里昂纳多的下一部电影也不需要男朋友为我买票。”

“你承认了。你看你用的词。”

麦琪啃着小面包上的芝麻，没吃肉，喝了一口减肥可乐，“哪个词？”

“男朋友。”鲍比说。

“我没有说男朋友这个词。”

“你说了。”鲍比一边说一边抹着自己的肉饼。

“我没有说。”

“说了。”

“没有，”她狡黠地笑了笑，“要有证据。要是你同意我和你一起去侦探商店买点器材，证据你就有可能抓到了。”

麦琪知道父亲已被允可重新携带枪支。这要归功于一个名叫伊兹·格里森的蹩脚律师。为此他至少还要为这个人签约服务一年半。——去年，正是他把鲍比从一桩谋杀案的圈套中解救出来。“我希望我老爸成为一流的私家侦探，”她眨了眨左眼，“一个不至于蹩脚到让我觉得丢脸的私家侦探。”

“你是雷蒙得·坎得尔的侦探小说读多了。”他说。

“可是你让我看他的书的。”她争辩道，“你说读他的书比读奥斯汀的小说好。”

“这倒不错。”他说，“至少他书中的女性都自己想办法生



活。”

“我想在工作中帮帮你。”她说。

麦琪坚持要为鲍比在侦探商店买一件礼物。这个商店座落在西村，店里出售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玩意。有窃听器，窥视镜，隐密录音机等等，很受爱搞阴谋诡计，有婚姻妄想症及其他怪人的钟爱。她告诉鲍比既然他已经从曼哈顿区律师事务所正式辞职，又自己办执照做了私家侦探，至少应该配备些干这一行最基本的工具。

“你是个劳动者，”麦琪说，“而我却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富家小孩子，我的钱多的就算一千个小孩儿也花不完。所以至少让我给老爸买点东西做生日礼物。”

“对你我撒过谎没有，麦琪？”鲍比问道，又想回到男朋友和学业的话题上来。

“以前我睡觉的时候，你给我讲过一条狗粘上了有魔力的鼻子就能嗅到谎话，这是真的吗？”

“只要你相信就是真的。”鲍比说。

“好吧，那么你就没有骗过我，”麦琪说。“从来没有。即使你因为多罗森谋杀案坐牢的时候也没有。你答应我会回家，会证明你是无罪的，你做到了。”

“那么好，”鲍比说，“不许撒谎，你说了男朋友这个词。卡尔是你的男朋友，你妈妈不同意，因为他父亲是劳动阶层。”

“她用的那个形容的词是‘小破屋’，”麦琪说，“听起来好象又脏又贱。”

“你知道，我不会因为他父母靠双手谋生，就对他有成见。但这也不表示我就同意你和他交往。我不关心他有没有钱，只要他对你好就行。但如果他让你在在学习上分心，我就支持你妈妈——也反对你们来往。”



掷出七点

“卡尔很聪明，他根本就不用学习。”她说。

“卡尔也许是这样。”鲍比说，“但我们都是些普通人，我们需要学习。也许这话听起来有些老套，也许应该是对木瓜们说的……”

“你又把木瓜和呆瓜弄混了。木瓜是自生自灭的植物，而呆瓜是连衣服都不会穿。”

“好吧，算我说错了。但现在老爸和你做笔交易。我只是一个智力普通，离了婚，只可以在周末见你一次面的父亲，你妈妈才是你的主要监护人。但是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只要你学习3个小时，你就可以和卡尔一起呆3个小时。如果星期六上午能读完书，作完作业，复习完所有测验中要考的单词，星期六晚上你就可以和卡尔出去，只要我知道，你们去哪儿都行。”

“好吧。”麦琪说。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来这儿见我。”

“不——好。”

“这个条件是必须的。”

“他不喜欢见家长。”麦琪说。

“他可以选，或者见我，或者见你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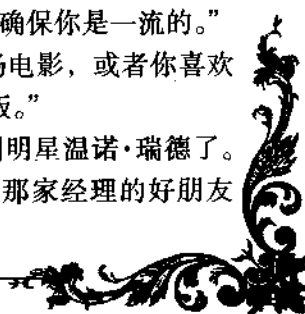
“下周末我带他来见你。”

“成交。”鲍比说。

“但你得答应你生日这天和我去侦探商店买东西，”她说，“老爸，你要想做一个私家侦探，我就必须要确保你是一流的。”

“好吧，”鲍比说，“之后我们可以去看场电影，或者你喜欢的什么节目。还可以去西岸的那家餐厅吃顿饭。”

“那个地方我喜欢！上次我们在那儿看到明星温诺·瑞德了。还有艾里可·培尔德文。布鲁斯·威利斯真是那家经理的好朋友吗？”



掷出七点

“对，经理史蒂夫和布鲁斯是老伙计了。”

“真棒！”

“我把手机关了，这样你妈妈就没法儿打电话来干扰我们了。所以，明天你就要学习。”

“而你说过今天只属于我们两个人！”麦琪晒成棕色的脸上浮现出腼腆的笑容。

“那当然。”

“我想你应该去侦探商店买副后视镜回来，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背后了。”

“什么？”

后面的甲板上传来了令人讨厌的声音，就像是飞机引擎熄火时旅客的抱怨声。当然，是飞机还没着陆的时候。鲍比只觉得背上一紧，抓住了船四周的护栏，仿佛飞机向下俯冲时抓住座位的把手一样。

“万能的上帝！今天可真够受的！”伊兹·格里森嚷嚷着朝“第五修正案”号的甲板走来。他嘴里叼一根长烟，右手拿着一只塑料杯。黄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假牙上的大牙冠像是房屋上的圆屋顶。“你的电话打不通，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有一处看得见港口的地产，他的案子居然成为报纸和电视台上的特别报道。你看这里，‘租金管制谋杀案，伊兹·格里森将出任辩护律师。’鲍比·艾米特……”

伊兹念了一半停了下来。眼睛直瞪着前方。相邻的水域中停着一艘名为“阿莫特吉”的中国平底帆船。甲板上，两个身着比基尼的女人正在做日光浴，看上去 20 岁左右。“哟，甜心，你们俩谁会打字，我正想雇个秘书呢。”伊兹喊道。

两个女人趴在休闲躺椅上，为了把皮肤晒成统一的颜色，松开了泳衣上的吊带。她们抬起头，笑了起来：“我们要等鲍比先

生雇用我们。”穿黄泳衣的帕姆说。

“假如他没有意见，我们宁愿做义工，”穿白泳衣的劳特加了一句。

“今天不行，伊兹。”鲍比喊着冲到了船的入口处，伸出胳膊，堵住了伊兹的路。

“你说如果我现在唱《星条旗歌》她们会不会跳起来立正？”伊兹问。

“你有什么事？伊兹。”鲍比问。

“哦，我有一个中国客户躲了起来。他快被一桩谋杀案搞得焦头烂额了。纽约这么大，这么多律师，他居然偏偏挑中了我。他是从黄页上知道我的地址的，”伊兹说“真好笑，是不是？黄色的中国人用黄页。真不知道北京的电话号码本是什么颜色的？”

“伊兹，”鲍比吼道，“我女儿过来看我，今天是我的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鲍比。”帕姆和劳特一起在那边唱了起来。

“好吧，我现在就有生日礼物给你。你帮我调查，我给你抽取佣金的10%。考虑一下……”

“我不是你的合伙人。”鲍比说道。

“我们是有约定的……”

“我们的约定是，如果你帮我洗脱谋杀的罪名，我就会帮你做2年的调查工作。”鲍比说。“这不叫合伙，这叫契约服务。”

“你又来了，”伊兹说。“还不到1年，你住在我的轮船上，这也是约定的一部分……”

“这只是小船，”鲍比纠正道，“不是轮船……”

“开着我的吉普车，用着我的办公室和我的电话，而你却拒绝我——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今天是周末，”鲍比说。“我得和女儿呆在一起。我答应过

